

■ 普通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規劃教材

古代漢語

第三版

下册

■ 主編 荆貴生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甲骨文與殷商史

新二輯

紀念胡厚宣教授誕辰一百周年專輯

宋鎮豪 主編

劉源 副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二輯/宋鎮豪主編，劉源副主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ISBN 978-7-5325-6054-7

I .①甲… II .①宋… ②劉… III .①甲骨文—研究 ②中國
歷史—研究—商周時代 IV .①K877.14 ②K223.0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77065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集刊

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二輯）

宋鎮豪 主編

劉 源 副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l@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20.5 插頁2 字數380,000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978-7-5325-6054-7

H · 67 定價：98.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目 錄

紂子武庚祿父與大保簋	李學勤	(1)
甲骨文所見殷人的祀門禮	宋鎮豪	(5)
殷代女師制度考	馮 時	(34)
殷商王族祭日與祖妣日名索隱	郭靜云	(47)
婦好墓中“司母辛”銅器的作者與花東 H3 甲骨時代	楊升南	(77)
商代農田水利試探	張興兆	(84)
殷周時代的海貝文化及其特點	[日] 柿沼陽平	(96)
殷卜辭“用侯屯”辨	蔡哲茂	(110)
“艱”字補釋	孫 俊 趙 鵬	(131)
由一例合文談到卜辭中的“䷂ 壴吉”	孫亞冰	(143)
甲骨文所見的動物“麋”和“麅”	單育辰	(166)
說斐	陳英傑	(182)
商周文字中的義符	鄭慧生	(185)
重論午組卜辭	劉一曼	(194)
談新劃分出的歷組小類	周忠兵	(222)
無名組卜辭的分類與斷代	劉義峰	(230)
殷墟甲骨拾遺·續六	焦智勤	(257)
說《合集》35261 逐麋大骨綴合的問題	蔣玉斌	(292)

- 甲骨新綴七則 林宏明 (300)
甲骨拼合五則 莫伯峰 (306)
甲骨新綴五例 王子揚 (312)
再論判斷卜骨左右的方法 劉影 (320)

紂子武庚祿父與大保簋

李學勤

(清華大學歷史系)

清華大學在 2008 年 7 月經校友捐贈入藏的一批戰國竹簡，通稱“清華簡”，已為學術界所熟知。清華簡的整理報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第一輯，已於 2010 年末由上海的中西書局出版，第二輯的編纂工作也已啟動。預計收入第二輯的，是一篇史書，擬題為《繫年》。該《繫年》簡共 138 支，體裁接近古本《竹書紀年》，敘事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戰國前期，共有 23 章。關於《繫年》的內容，我已有小文《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刊於《文物》2011 年第 3 期。

小文曾引用《繫年》這樣一段：

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于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竈子耿。

由史事情節看，這裏的“竈子耿”顯然就是商紂之子武庚祿父，也即大家熟悉的青銅器大保簋銘文中的“衆子耿”，小文已經說明。周武王卒後，商邑造反，擁立王子武庚祿父，是周初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繫年》所記，又與傳世文獻有所不同。但由於篇幅限制，那篇小文對大保簋未能多作討論，這裡想加以補充，供讀者參取。

大保簋是傳於清道光咸豐年間發現的所謂“梁山七器”之一，出土於山東壽張梁山下，即今山東梁山縣境，^①是最著名的周初青銅器，今藏於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此簋首先著錄於《攢古錄金文》，因銘文內容重要，多有學者研究，見解不一。本文想依據新的有關發現，對大保簋作進一步討論。至於“梁山七器”總體的一些問題，將在另文敘述。

這件簋的圖像，讀者易於查閱的是《商周彝器通考》281。簋無蓋，有四耳。耳上

^①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 年，第 45 頁。

飾具大卷角的獸首，下加長方形垂珥。腹兩面作大勾形角的饕餮紋。圈足較高，飾夔紋，勾喙，頂部有向後延伸的冠，長身，尾端上卷，體下有細長橫羽。簋上這種特殊的饕餮紋與夔紋的組合，同於陝西寶雞紙坊頭M1：8方座簋，^①而其同出的M1：9四耳簋，器形正和大保簋相類。^② 紙坊頭這座墓的時代，報告定為“西周成王前期”，^③這與大保簋剛好相當。

大保簋銘文(《殷周金文集成》4140)共四行三十四字：

王伐𠂇子耶，叡(厥)反，王
降征令(命)于大保，大保克
苟(敬)，亡眚(譴)，王徂(侃)，大保易(錫)休
余(集)土，用茲彝對令(命)。

這涉及周初最重要的一段史事。

簋的器主大保就是召公奭，學者並無異詞，但對於銘文“王伐𠂇子耶”即大保受命征伐的對象，則所說紛紜，莫衷一是。影響最大的一種意見，是將𠂇子耶與西周中期𠂇伯戔簋(《集成》4302)的𠂇聯繫起來，但𠂇伯戔一家世代服事周朝，如𠂇伯戔簋銘王云“繇自乃祖考有憮于周邦，右辟四方，董(助)弘大命”，說其曾叛周，實在沒有依據。

楊樹達先生《積微居金文說》也用與𠂇伯戔簋聯繫之說，而於“王伐𠂇子”下斷句。他說：“耶字从口从耳，乃聽字之初文，……此文王伐𠂇子為句，耶一字為句，謂王伐𠂇子，𠂇子聽命也。……說者多謂伐者伐其反，今知不然者，如彼說，文當失記反而言伐，今文先伐而后反，知反在伐後也。下云征令，征令謂征討之令，則征此反耳。”^④如果這樣，𠂇子為王所伐，降服聽命，隨後再次反叛，為大保征伐，就更與𠂇伯戔家族的情況難合了。

能從文獻中找出周初伐𠂇子耶一事的根據的，是日本學者白川靜先生。他雖然仍認為𠂇子耶是𠂇伯戔的先世，但指出𠂇子耶就是紂子祿父。這一見解見於他的《金文通釋》卷一上：“‘𠂇子耶’又稱‘天子耶’，所作器有觚，銘‘天子耶乍(作)父丁彝’(《窓齋(集古錄)》二一·九)。其敢稱天子者，意指為殷宗既滅後的後嗣。以之與𠂇子耶並考，𠂇子耶無疑是封以殷餘民的‘王子祿父’。”^⑤

①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漁國墓地》，圖二二、二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漁國墓地》，圖二四。

③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漁國墓地》，第42頁。

④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第69頁。

⑤ 白川靜：《金文通釋》(日文)卷一上，[日]白鶴美術館，1964年，第59~60頁。

祿父是商紂之子，《逸周書·作雒》載“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同書《克殷》稱之為“王子武庚”，《史記·殷本紀》等稱之為“紂子武庚祿父”，“祿父”為其名，武庚係其廟號。“𠙴子聃”可能是名、字聯稱，即名祿字子聃。武庚祿父叛周一事，乃習周初歷史者所共知，也正與從形製、紋飾推定的大保簋年代相吻合。因此，白川靜此說得到一些學者的支持。^①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白川靜先生所舉的“天子聃”觚，其釋讀還是有問題的。該觚見《集成》7296，原為晚清陳介祺所藏，《簠齋金文題識》云：“道光乙未（十五年，公元1835年）得之歷（濟南）市。”其銘文首字上作兩橫筆，與常見“天”字有些不同。《題識》釋之為“天”，但說“上蓋而有蝕”，^②看來是否“天”字值得考慮。另外，紂的廟號是“帝辛”，有沒有一個弟兄稱“丁”，也不可知。^③儘管如此，白川靜關於大保簋“𠙴子聃”的見解是有道理的，可謂洞察。

讓我們再回來看大保簋銘文。

“収厥反”，楊樹達先生讀“収”為“嗟”，^④然而句前並無“王曰”、“王若曰”等語，這裏怎麼會用“嗟”這樣表示語氣的感歎詞呢？實際西周金文連用“収厥”還有其例，如：

義（宜）播，収厥不从厥右征，今毋播。

師旂鼎

廼舍裘衛林晉里（狐狸），収厥唯顏林。

九年衛鼎

“収”都不能讀作“嗟”。按“収”當讀為“徂”，“厥”可訓為“茲”。《書·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于省吾先生《尚書新證》已說明：“按徂即虐，亦作収，語詞。”^⑤“徂茲”和“収厥”意義是一樣的。由《費誓》前已有“嗟”，足證讀“収”為“嗟”是不當的。

“王降征命于大保”，“降命”係當時習語，在《尚書》的《周書》諸篇，或言天降命，如《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酒誥》“惟天降命”，《多方》“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或言王降命，如《多士》“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我惟大降爾命”、“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均可與簋銘對看。

“大保克敬，亡譴”，西周金文使命征戰，常云“敬”，例如師旂簋說“敬乃事”，引簋

^① 殷瑋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綜合研究》，《考古學報》1991年第3期。

^② 陳介祺：《簠齋金文題識》，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1頁。

^③ 《殷周金文集成》3975 耳簋是商末器，用祀“大子丁”，又有特殊族氏，應與這裏討論的觚無關。

^④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第6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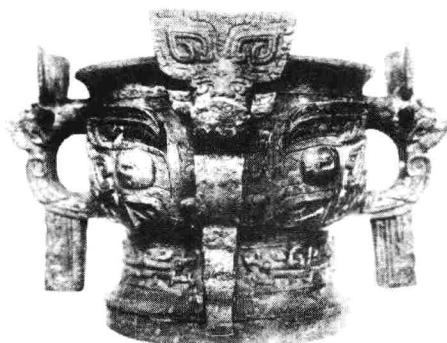
^⑤ 于省吾：《雙劍謬尚書新證》，中華書局，2009年，第301頁。

說“敬乃御”，簋銘“克敬”也是講敬於王命。^①“譴”，《說文》：“謫問也。”“亡譴”意與常見的“亡尤(或作述、睭)”相同。

“王衍”，“衍”應依裘錫圭先生讀為“侃”或“衍”，訓作樂，^②是喜悅的意思。“王侃”當作一句，殷墟卜辭屢見。

“大保錫休集土，用茲彝對命”，是記大保受王錫休，其例金文多有。當時賞賜土地常稱某土，如召卣“畢土”，中方鼎“袁土”，都同此處的“集土”一樣是采邑。大保作這件青銅器“對命”，是答謝王賞賜采邑，不是指征伐之命。

與清華簡《繫年》對照，知道大保簋所記確是敉平王子祿父叛亂之事，其重要性也就更為突出了。



圖一 大保簋器影



圖二 大保簋拓本(《集成》4140)

^① 李學勤：《高青陳莊引簋及其歷史背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八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2010年。

^② 裘錫圭：《釋衍、侃》，《魯實先先生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中國文字學會，1992年。

甲骨文所見殷人的祀門禮^①

宋鎮豪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甲骨文金文中有宮、室、門、塾等名類繁多的建築物稱名。其中，宮與室，常被用來命名貴族階層生活的居室、治事的朝堂或祭祀的祊廟。宮與室，包含了建築學上空間架構與形體組合兩大概念。就考古發現看，商代的宮室宗廟建築物，通常呈“四合院”建置，主體建築擇中而立，附屬設施前後左右對稱照應，出入有門，門或帶塾。塾為門衛房。門、塾有隔斷障護的建築功能。殷人出於對房屋居宅安全無災的祈求，以及有關宮室門塾守衛制度的建立，有門神崇拜之禮。

一、門神與祀門

殷人視房屋建築物有其神性。如甲骨文有云：

己巳，貞𠂇𠂇允亡囙。一

貞𠂇亡囙。二

己巳卜，囙𠂇。

不囙𠂇。

祐，又母豕。一

《合集》22259

此版己巳日貞卜，數事一系。允字兩側加了短點劃，與此版同文的《合集》22261，允字兩側則未加短點劃。允，意為果真。<𠂇像人字形兩面坡頂宅屋之形，可能即宅字的省形，甲骨文“乍𠂇于兆”，一作“兆宅”（《合集》13517），是為證。囙，裘錫圭從唐蘭

① 此文提交於 2010 年 8 月 28 日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承辦“甲骨文與文化記憶世界論壇”並宣講。

釋“繇”，謂“疑當讀為‘憂’，‘憂’與‘繇’古音更相近。《爾雅·釋詁》訓‘繇’為‘憂’”。^①祐，義同祐。卜問弔慶與侈是否真的無憂，會否給宅屋帶來災憂，並用母豕祭祀以求得保祐。反映出一種視房屋建築物亦有神性的信仰意識。

甲骨文又有云：

庚申，貞其奏祊示于□。

弱奏。

《合集》34125(圖一)

貞不隹祊示鬯。十月。

《合集》14906 正(圖二)

□雍示。

《合集》14909(圖三)



圖一 《合集》34125



圖二 《合集》14906 正



圖三 《合集》14909

祊，《詩·小雅·楚茨》“祝祭于祊”，毛傳：“祊，門內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晉杜預注：“祊，廟門也。”宗指宗廟，當為大型禮制性建築的主殿，祊非廟門，而為宗廟建築兩旁的偏室。奏為奏樂。雍字形作呂，為房屋建築群的平面形體組合概念，與廟字通。《廣雅·釋宮》“廟，官也”，王念孫疏證云：“謂官舍也。”示者神主也。“祊示”、“雍示”，均指房屋建築的諸神主。

與房屋建築神的信仰相關，殷商還有門神崇拜。如甲骨文有言：

庚寅，門示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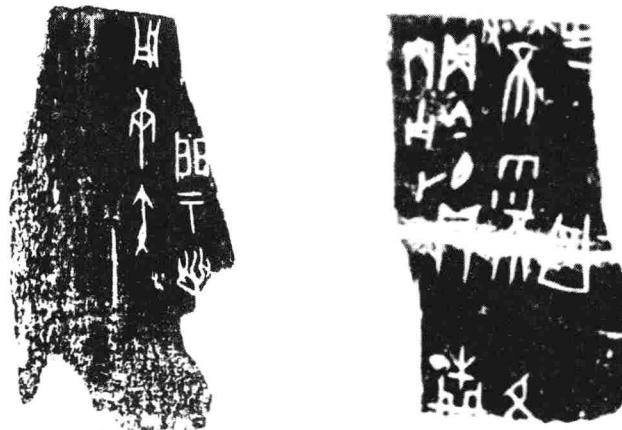
《合集》34126

貞~~𠂇~~不隹囝。

《合集》12164(圖四)

“門示”為門神之主。若有順諾、順從、順附、和順義。《爾雅·釋言》：“若，順也。”

^① 裴錫圭：《說“囝”》，《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05頁。



圖四 《合集》34126、12164

此謂門神能否順諾。𠙴从門从木，疑衡或楣的初文，專指架於門楣的橫木構件。《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衡門，橫木爲門。”《集韻·庚韻》：“衡，橫一木爲門也。”又《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郭璞注：“門戶上橫梁。”鄭州西郊與鄭州小雙橋遺址先後出土兩件商代前期大型青銅建築構件，分別重達8.5公斤和6公斤，爲套於門衡木或門枕木前端的梁頭飾件，形制相同，造型規整，胎質厚重，紋飾精美華麗，正面爲一饕餮面，兩側均爲一組龍虎搏圖像，反映出一種神威莊嚴且抽象的崇拜意識，而不僅僅在於美飾。^①這類門的梁頭構件大概就是𠙴之所指。“貞𠙴不隹囚”，猶如別辭言“風不隹囚”（《合集》13370），“貞雷不隹囚”（《合集》13415），“貞𠙴不隹囚”（《合集》17271），“貞父庚不隹囚”（《合集》16446），因門神崇拜而視門楣亦有消弭災憂的神性，如同視風、雷、祲象及已故先王等皆具神性一樣。《淮南子·齊俗訓》云：“殷人之禮……祀門。”出於對門神的崇拜，殷人有祀門行事，如甲骨文云：

丙申卜，勿誦，于門，辛丑用。十二月。

《合集》19800

己巳卜，王，于圍辟門寔。

己巳卜，王，寔于東。

《合集》21085

^① 楊國慶：《鄭州出土商代早期鉛器座》，《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第23頁。《鄭州發現商代前期宮殿遺址》，《中國文物報》1990年11月22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小雙橋遺址的調查與試掘》；宋國定：《鄭州前期青銅建築飾件及相關問題》，同刊於《鄭州商城考古新發現與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2～271、72～77頁。

己亥卜，庚子衆寔于門，羊白豕。

2002年南地 H57：33

庚辰卜，宍，貞令吞門眾衆商秉。

《合集》4853

壬申卜，出，貞祊匱（賓）戶𠂇，亡匱。

《懷特》1267（圖五）

貞自祊門。二月。

《合集》13602

丁亥，設犬戶。二

丁亥，設犬戶。三

《合補》6925+北圖 5251+5232+5237^①

癸丑卜，彝在廟。

乙卯卜，酚品屯自祖乙至毓，在獻門匱。

《合集》30286

貞門品。

《合集》7426 反



圖五 《懷特》1267



圖六 《合集》30283

^① 繼合據曾毅公：《論甲骨綴合》，《華學》第四輯，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33頁。又蔡哲茂：《〈殷虛文字乙編〉4810號考釋》，《第十四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年，第4頁。

“勿肅”意思是勿祥，爲坎牲之坎，字像一女被瘞埋入坎陷中之意，小點表示填土。《說文》：“坎，陷也。”《左傳》昭公十三年云：“坎用牲。”十二月丙申日占卜，問因不祥是否於（五天後的）辛丑日舉行坎瘞女性祀門神。己巳日占卜兩辭，於圍辟門薪柴燎祭，圍辟門當是宮室兩偏之門。辟者偏也，因與東位對卜，圍辟門係指東偏門。“庚子^夕賛于門”，^夕是時稱，相當於暮時。^夕字从夕从木，與甲骨文另一個^𠂔爲同字異構，上下易位而已；或釋^𠂔爲木月、林月的析書，讀爲“生月”，指下一個月。不確，今以“庚子^夕”例之，知同爲一日之內的時稱。^①己亥日占卜次日庚子傍晚的^夕時用羊及白豕燎祭門。“杏門眾^鬯眾商秉”，杏門、^鬯、商爲同位詞，地點名，杏門特指某建築設施之門。杏、去古今字；秉，日本池田末利謂祭祀用語，^②可從。大意是令在去門、^鬯、商三個場所秉祭。“祊^匱(賓)戶”，一作“祊宗門”（《屯南》737），有時也稱“祊門”，指祊廟東西偏室的門，就其建築整體而言是爲旁門、邊門，其雙開門者或稱門，單門或稱戶，但也可能混而不分。^匱可隸寫爲斂，从皿从戌，與^匱（《英藏》2425）从虎頭在皿內，或爲同字異構，用指伐牲祭，皿旁加小點示意牲血四濺溢皿外。匱有災害義。貞問伐牲祀祊^匱(賓)戶，會否無災。“燬犬戶”是用木棒擊殺犬牲祀門。“彝在廟”，彝有禮儀常規含義，廟是庭的初文，通指宮室宗廟正殿前封閉式露天廣庭，^③大意是問是否按常規在大庭舉行。“酩品屯自祖乙至毓在廟門^鬯”，裘錫圭謂毓讀爲先後之“後”，指“後祖”而言。^④“自祖乙至毓”是指自祖乙以下的直系後祖先王。“酩品屯”，品有率帶、類及義，^⑤屯可能指束絲織物，也可能指一对牲臀而言。^鬯，見也，有望而薦獻、跪進義。意思是在廟門向自祖乙以下後祖先王跪薦酒屯。“貞門品”，也是祀門之祭，所品薦之物不詳。

此等祀門行事，祭祀門神以消弭災禍，選定時間，或坎人性，或伐牲，或燬犬，或薦酒屯，或燎祭，或秉祀，或望薦，場面有時很酷烈，可見殷人對門神的崇信。祀門一般都是在門戶周圍進行的祭祀活動，有時還特別指明在某位先祖宗廟之門，如：

其用在父甲升門，又正。吉。

于父甲宗門用，又正。吉。

《屯南》2334

又鬲其征廟父甲門。

《合集》30283(圖六)

^① 別詳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增訂本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143頁。

^② [日]池田末利：《殷虛書契後編釋文稿》，日本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1964年油印本，第41頁。

^③ 參見于省吾：《釋聃、廟》，《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第83～87頁。又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增訂本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500～501頁。

^④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逆祀》，《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0～32頁。

^⑤ 《漢書·酷吏列傳》，顏師古注：“品，率也。”《廣韻·寢韻》：“品，類也。”

上揭父甲(即商王祖甲)三門,前兩辭的升門和宗門是父甲宗廟的兩處門。用,《說文》:“用,可施行也。”吳其昌云:“‘用’之夙義,本爲刑牲以祭之專名。”^①“又正”之正,其義可參《詩·大雅·文王有聲》“維龜正之”,毛傳:“龜則正之,謂得吉兆。”卜問在父甲升門或宗門施行祀門禮,能否有正,占語得吉。後一辭的𠀤字,本如尊俎案几一類擺設禮具之形,用爲陳置、擺置、設置之義。《禮記·樂記》云:“陳尊俎。”《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鄭注:“五几:左右玉、雕、彤、漆、素。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安陽西北岡 1001 號殷王陵出土過木俎 3 件、雙獸頭雕石俎 1 件。^② 殷墟大司空村 62M53 殷墓也隨葬有大理石獸面紋俎 1 件,長 22.8 釐米,寬 13.4 釐米,高 12 釐米。^③ 傳出殷墟的還有蟬紋銅俎。^④ 遼寧義縣花兒樓出土晚商饕餮紋銅俎,俎面作淺盤形,俎下有懸鈴。^⑤ “又(侑)鬲其征𠀤父甲門”,大意是侑祭延續,把鬲陳置到父甲宗廟之門舉行。又有祀先王祖丁門的,如:

己丑卜,彭,貞其薦𠂇(賓)祖丁門于魯衣,
邲乡。一

《合集》30282(圖七)

此片釋讀頗有歧見,《甲釋》讀作:“己丑卜,彭貞:其爲祖丁門于𠂇,魯衣,邲,乡?”^⑥《合集釋文》作:“己丑卜,彭,貞其薦祖丁門于魯衣邲乡。一”^⑦裘錫圭讀作:“己丑卜,彭貞:其爲祖丁門𠂇于魯衣,邲乡。”又云:“此辭‘賓’字旁注在‘門’字左邊,也有可能讀爲‘其爲祖丁賓門……’。”^⑧《校釋總集》分讀為兩條:“己丑卜,



圖七 《合集》30282

^① 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藝文印書館,1960 年,第 49~52 頁。

^② 引自周永珍:《論“析子孫”銘文銅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集,科學出版社,1986 年,第 88~89 頁。

^③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62 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簡報》,《考古》1964 年第 8 期。

^④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下冊,哈佛燕京學社,1941 年,附圖 407 甲乙。

^⑤ 李學勤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上),文物出版社,1990 年,圖版七九。

^⑥ 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 年,第 354 頁。

^⑦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第 3 冊。

^⑧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祿”》,《中原文物》1990 年第 3 期“殷墟甲骨文發現 9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專輯”,第 11 頁。

彭，貞其薦祖丁門，于魯衣，卿𠂇。𠂇一”^①余疑應作兩段讀，上段全讀，下段旁補“旁”字，以借上段下面數字爲句，卜辭爲：

己丑卜，彭，貞其薦祖丁門于魯，卒，卿𠂇。一
𠂇（賓）祖丁門于𠂇。

薦字一釋“爲”，恐不確，甲骨文爲字作𢑁（《合集》15180）、𢑁（《合集》15189），與此作𢑁異，該字上部不从又，電腦上放大觀察或是骨泐紋。薦，獸類，《說文》：“薦，獮薦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然從甲骨文看，說一角，實非，此指薦牲祭。卒從裘錫圭釋，有“終卒”、“完成”之義。^② 卿有及、至、臨近之義。^③ 大意是卜問要薦牲祖丁門，在魯祭終了至𠂇祭時否，是在𠂇祭時𠂇（賓）祀祖丁門吧。魯祭後接𠂇祭，爲卜辭祭祖禮的通例，如：“于既酒，翌日、魯日、𠂇日，王迺賓。”（《合集》32714）裘錫圭謂“‘于魯卒’和‘卿𠂇’都應該是說明進行‘爲祖丁門賓’這件事的時間的”，所言甚是。

祀先王宗廟之門，有時是祈求門神障護宮室寧謐不受人鬼相擾，如甲骨文有云：

貞祖乙若王，不必。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二 告 三

貞祖乙若王，不必。一 二 二 告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貞祖乙若王，不必。五

貞奏尹門。

勿奏尹門。[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合集》13604 正

丁卯卜，殷。

王固曰：祖乙弗若朕，不其[必]。

殷。

𢑁不𢑁

《合集》13604 反

此版同事多貞，卜辭面背相承，一辭爲：“丁卯卜，殷，貞祖乙若王，不必。王固曰：祖乙弗若朕，不其[必]。”“若王”、“若朕”，若有順從、順諾、順附、依附義。必可能讀如謐，有靜謐、安寧之義。《爾雅·釋詁》：“謐，靜也。”《廣韻·質韻》：“謐，安也。”奏謂奏舞、奏樂。大意是問祖乙鬼魂會否依附王而帶來不安謐，王占斷說：祖乙鬼魂不會依

^① 沈建華、曹錦炎：《甲骨文校釋總集》卷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3373頁。

^② 裴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卒”和“祿”》，《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殷墟甲骨文發現9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專輯，第8~17頁。

^③ 裴錫圭：《釋𢑁》，《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80年，第7~23頁。

附我，卻不安謐。因此又進行了是否奏祀尹門以祈求安謐的占卜。別辭云“今夕鬼寧”(《合集》24987)，就是擔憂人鬼擾亂安寧之卜。顯然，此類祀門行事，有求門神障護使宮室寧謐不受人鬼相擾的意願。

此外，甲骨文又有云：

己巳卜，其啟庭西戶，祝于妣辛。

《合集》27555

己巳卜，其啓庭西戶，祝于□□。

弔祝。

弔豕。

[弔]羊。

《合集》30294(圖八)

王于門[尋]。

于𦥑辟尋。

于庭新尋。

《怀特》1391

于𦥑西會，王弗[每]。

于庭門𦥑會，王弗每。

《合集》30284

征于𦥑圍。

于𦥑彙。

《合集》5976

開啟庭西戶而祝于妣辛，包括祀門“王弗每”，也有求門神障護宮室寧謐的意願。“王弗每”，每讀如悔，有悔吝、禍咎、災殃義。《易·繫辭》：“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尚速有悔於予身”，何休注：“悔，咎。”上揭辭中的祭祀場所涉及庭西戶、庭新、庭門𦥑(韞)、𦥑(羣)圍、𦥑辟、𦥑西等一批建築稱名和地名彙錄。裘錫圭釋𦥑(韞)、𦥑(羣)爲孰，“‘門𦥑’無疑應該讀爲‘門塾’”。《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𦥑辟”與“庭新”、“𦥑西”與“庭門塾”對文，𦥑是堆的古字“自”，“可能用來指人工堆築的堂基一類建築”。^①庭、堆、塾的考古發現實例，可參見洹北商城一號“回”字形“四合院”式配置的大型宮室建築，基址東西長173米，南北寬85~91.5米，面積達1.6萬平方米，坐北朝南，由北部正中主殿與兩旁的雙面廊廡、東西配殿、中

^①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自”》，《出土文獻研究續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4頁。